

没个一百两绝对不接客

温怀璧神色未变，也拉着姜虞冲他行了个佛礼。

无厄摸着胡子，问道：「二位今日来访，是求香的？」

温怀璧淡笑：「今日是友人忌日，据闻友人被葬在孤鸿寺附近，故来此祭拜，还望长老告知附近有无葬人的地方。」

无厄摇头：「这附近没有葬人的地方，但寺中有片竹林里安置了坟冢，都是些给佛像捐香火塑金身的香客。寺中感念他们捐香火，于是赠了坟冢，好叫他们的至亲往生后长眠于此，一家受佛祖荫庇。」

温怀璧敛眸：「长老可否带路？」

无厄把他们请进茶房：「敢问施主友人名讳？若并非葬在寺中竹林，恐扰了旁人长眠。」

温怀璧点头：「裴辛。」

无厄扭头看一旁的小和尚：「和慧，去看看。」

和慧点点头，出门查看去了。

他走后，无厄斟了两杯茶：「二位今日到访，恐怕不止祭拜友人一件事。」

他把茶盏推到温怀璧面前，一语道破他的身份：「公子，是吗？」

姜虞用胳膊顶了一下温怀璧，悄悄道：「他一眼就看出来我们互换身份了！」

温怀璧拍了拍她的手背，冲着无厄点头道：「是，半年前长老给了我一枚草人，里面还有一块魂引，说可保神魂归位。如今我神魂确是归了位，但前些天与内子逆转了阴阳。」

姜虞捧着茶盏点头，过了一会儿，突然转头瞪温怀璧，小声嘀咕：「谁是你内子？」

温怀璧好像没听见，表情不变，只有嘴角微扬。

无厄摸了摸胡子：「公子应该没有依老衲的话把草人贴身佩戴。」

温怀璧敛眸品茗，默认了。

无厄一副了然姿态：「但换身那日，令夫人的血一定滴在了魂引里。」

温怀璧扬眉，转头看着姜虞。

姜虞咬了咬下唇：「不可能。」

无厄看着杯中一点茶叶碎：「应当是夜里换的身，夫人乃是换身前一日受了伤。」

姜虞回忆了一下，发现想不起来了：「应该没有吧，我一整日都在卧室里。」

温怀璧目光落在她手臂上，语气里味道不对：「嗯，李大人的刀是自己飞过来往你胳膊上砍的。」

姜虞：「……」还真忘了。

无厄说：「魂引表示魂，草人表示身，做护魂之用。公子魂魄离体乃是歹人邪法所害，草人护着魂引，戴在身上方可护住魂魄，与歹人的邪法互相约制。」

温怀璧道：「先前我并未把草人随身佩戴，却仍回了自己身体里。」

无厄摸了摸胡子：「如此只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夫人的身体有一段时间极度虚弱，束缚不住公子的魂魄，所以公子的魂魄会暂时回到自己身体里。」

他又道：「但神魂归位是暂时的，等夫人身体好起来，魂魄仍会往夫人身体里走，如此会产生头疼欲裂、魂魄抽离之感，只有靠近夫人身边才会好转。」

温怀璧想起姜虞伤愈后迁宫去长乐殿那段时间自己的情况，点了点头。

无厄也点头：「若歹人邪法不破，魂魄就算归位也难长久，除非佩戴魂引以制衡。如今公子与夫人互换身体亦是如此，夫人与公子八字相合、互相牵引，那日血又渗进了魂引里，叫你二人命运相缠，逆转了归魂之术，便会互换身体。」

姜虞抿了一口茶：「长老可有法子帮我们换回来？」

无厄摸了摸胡子，然后伸手缓缓比了个数银票的动作。

姜虞开始翻自己袖袋：「这个好说！」

无厄又道：「夫人，不急现在。孤鸿寺将有命劫，等劫难过了，若是有缘，便捐些香火给老衲的弟子和慧重建孤鸿寺罢。」

姜虞动作一顿：「命劫？长老可需要我们帮……」

话未说完，无厄又摇头：「命劫难解，孤鸿寺之劫亦是老衲命中之劫。出家人不贪生死，既是命数，顺其自然便罢。」

他说着，起身打磨了一块木头牌子，用刀往上雕刻：「老衲再制一道魂引即可帮二位换回身体，但真正神魂稳固还需破了歹人的邪法，那歹人手中或许还有一道魂引，若是把那道魂引毁了，诅咒的载体没了，或许邪法也会就此破了。」

姜虞闻言，扭头对温怀璧道：「难道是太后手上那个？」

温怀璧不置可否。

无厄嘴里开始低声念起他们听不懂的咒语，晦涩难懂的咒语充斥在整间茶室里，听久了叫人有些昏昏欲睡。

姜虞渐渐觉得有些头晕，她摇了摇头，想让自己保持清醒，但脑袋还是控制不住地上下晃动，像困极了的样子。

过了一会儿，咒语停了，屋子里恢复了安静。

姜虞突然清醒过来，她感觉到额头有些疼，低头一看，就见自己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，一旁坐着的温怀璧赫然也用着他自己的身体！

她激动地伸手往温怀璧脸上捏：「居然真的换回来了！」

温怀璧黑着脸：「不许捏。」

姜虞讪讪放下手，突然听见一阵开门声。

她转头一看，是和慧进来了。

和慧冲着他们行了个佛礼，然后道：「师父，施主，裴施主的墓冢的确在咱们寺中，册子里记载的是一位捐了许多香油钱的女施主葬的他。」

无厄问道：「哪位女施主？」

和慧摇摇头：「不知，册子上并未留名，但那位女施主捐了很多钱，足够再建两座金佛宝殿了！」

说着，他又摸了摸自己光秃秃的脑袋，小声嘟囔：「今日奇了怪了，怎么都来祭拜这位裴施主？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：「今日还有别人来祭拜？」

和慧道：「对！还有一位施主来祭拜裴公子，小僧现在正要去回话呢。」

姜虞用胳膊肘撞撞温怀璧：「裴公子少有友人，这另外一位来祭拜的说不定和你多多少少也沾亲带故，你说是吧？」

「既然是故人，就更该出去敬杯茶了。」温怀璧掀唇冲着和慧笑笑，「劳烦小师父带路。」

和慧听说他们是故人，于是点点头，带他们一道去见另一位要祭拜裴辛的施主。

无厄见他们出门，并未起身相送，摸了摸胡子道：「佛门清净地，祭拜之日，还是不要见血的好。」

温怀璧步子一顿：「多谢长老提点。」

他走出茶室，又对身边的暗卫头子嘱咐了些话，才拽着姜虞加快步子跟上了和慧。

走到一处宝殿前的时候，他们突然听见一阵喧哗，转头看去，就见宝殿前有几个护卫正抓着个穿常服的中年男人，中年男人身边的小厮大骂道：「你知道我家大人是谁吗？」

护卫狠狠一抓，把赵鉴腰间玉佩拽掉了：「哦？是谁？」

温怀璧目光在掉到地上的玉佩上停留了一瞬。

他唇角微扬，走上去装模作样道：「这不是赵尚书吗？」

说着，他把目光挪到护卫身上：「赵尚书是朝廷重臣，谁给你的熊心豹子胆胡乱抓人？」

护卫松了手，给温怀璧行礼。

赵鉴见温怀璧就好端端站在面前，稍微愣了愣。

他脸上浮现出一抹意外之色，但很快就收敛起来，躬身道：「臣参见陛下！」

温怀璧点点头：「赵尚书今日来孤鸿寺，也是祭拜裴公子的？」

赵鉴抓着衣服的手陡然收紧，脸上挤出个笑：「裴公子是何人？」

温怀璧蹭了蹭扳指，神色晦暗不明：「朕的一位友人。」

「臣恐怕是没有那个福分认识陛下的友人，」赵鉴低头，「臣今日来孤鸿寺，是特地来给陛下祈福的，您在围场上失踪，前朝后宫都急坏了。」

温怀璧笑道：「赵大人一片苦心感天动地，朕如今就好端端站在你面前。」

赵鉴一直没直视温怀璧：「是陛下您吉人天相。」

「朕今日来给友人迁坟，」温怀璧叫和慧带路，然后漫不经心瞥了赵鉴一眼，又道，「赵大人既然在，就陪朕一起吧。」

赵鉴见温怀璧转身就走，于是在小厮耳边吩咐了几句话，等小厮走了才赶紧抬步跟上温怀璧。

他用袖子拭了拭额上的汗：「陛下，迁坟动骨乃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啊，您.....」

「无妨，是友人昨夜托梦，说在这里睡得不安稳。」温怀璧扭头看他，轻笑道，「赵大人很热吗？怎么满头的汗？」

赵鉴笑容勉强：「是有点热，多谢陛下关心。」

温怀璧瞥了眼前面的竹林：「坟冢就在林中，进了林子会凉快些。」

说着，他又唤来暗卫头子，让找两个手下来挖坟。

赵鉴深吸一口气，还想劝：「陛下.....」

温怀璧回过头去看他，笑意未达眼底，声音也凉：「嗯？」

赵鉴吞了口口水，直接闭上了嘴，手狠狠扯着自己的衣袖。

姜虞一直跟在后面，现在凑到温怀璧身边小声道：「他不想让你挖。」

温怀璧点点头，也小声与她耳语，从旁人的角度看就像是一对情人在低声说体己话。

他道：「按太后的性子，当年裴辛被灭口下葬应该有很多人盯着，落秋很难在棺木里做手脚，他们不会想到东西和裴辛埋在一起。现在应该是遍寻无果，加上我又把围场设在放鹤山，才会想到来裴辛的葬身地看看有没有落秋藏的东西。」

姜虞舔唇：「你的意思是他也不确定棺材里有什么？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：「否则不会等现在才来。」

姜虞点点头，目光转到前方不远处的坟冢上。

暗卫们好几个人一起挖坟，很快就把棺材抬了出来。

那具棺材很简陋，上面甚至连漆都没有上。

因为被埋得太久，棺材已经开始有些腐朽了，暗卫们刚刚把棺材盖子掀开一条小缝，就有一股腐臭的气味冲了出来，散在空气里。

姜虞捂住鼻子，微微退远了两步。

温怀璧站在原处没有动，脸上的表情也没怎么变化。

只有赵鉴皱着眉又靠近了些，目光不时往棺材上瞟。

温怀璧见状，慢条斯理笑道：「赵大人在看什么呢？这棺木中只有朕友人的一具白骨罢了。」

赵鉴身子一僵。

「莫非赵大人也认识朕这位友人，还是……」温怀璧掀起眼皮子看了他许久，才扯了扯唇，笑问，「还是在找什么东西？」

赵鉴眼神游移，伸手虚扶住棺材边缘：「陛下，挖坟到底是晦气事，臣身为朝廷重臣，理应守在陛下身前，若开棺有什么万一，臣就能第一时间保护陛下！」

温怀璧打趣似的说：「赵大人有心，倒显得朕这几个护卫多余了。」

姜虞瓮声瓮气开口：「陛下，赵大人若不说他保护您，臣妾见赵大人满眼深情的，还以为大人在看自家娘子呢。」

「姜贵妃！」温怀璧咳嗽一声，伸手掩住有些上扬的唇角，假意责备，「不得胡言。」

姜虞抿嘴，唇角也在往上扬：「是是是，臣妾遵命。」

温怀璧道：「开棺吧。」

暗卫们应声，直接「咔」的一声把腐烂的棺材盖子给抬了起来。

一瞬之间，棺材里的腐臭味铺天盖地灌满了整个林子。

赵鉴屏息凑近棺木，微微把身子往棺材边上倾，伸手就想往棺材里摸，看起来就像是要摔进棺材里了一样。

温怀璧伸手一拽，把赵鉴给扯了回来，假模假样道：「赵大人小心。」

赵鉴咬牙，强颜欢笑：「多谢陛下，若不是陛下，臣就要摔进去了。」

温怀璧点点头，也往棺木中瞥了一眼——

棺材里竟只有一具白骨而已！

他眉头微皱，但很快又对赵鉴笑道：「朕这友人与赵大人一样两袖清风、为国为民，他生前散尽家财救济百姓，棺木中连丁点陪葬也没有。」

赵鉴躬身拱手：「陛下言重了，臣不敢当。」

他压下心中怀疑，又道：「陛下，先前您围场遇刺，那歹人没得手，想必不会善罢甘休。臣方才已经派人回宸阳通报，想必明日就会有大批侍卫前来护驾，今日不如就宿在孤鸿寺？」

温怀璧似笑非笑看了他许久，等看得他开始头皮发麻，才道：「有劳赵大人了。」

说罢，他又吩咐暗卫们处理了裴辛的尸骨和迁坟事宜，然后才出了林子。

孤鸿寺香火旺，寺中所剩的厢房只有三间，正好温怀璧、姜虞、赵鉴一人一间。

这三间厢房相隔甚远，温怀璧想了一会儿，退了自己的厢房，然后去了姜虞房里。

他过去的时候，姜虞正在吃晚饭。

她听见敲门声，警惕地抓住袖袋中的匕首，一抬头见来者是温怀璧，才又把匕首放了回去。

她干咳一声：「你.....你来干吗？」

温怀璧坐到桌前，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：「寺中就剩你这间房了，我今夜暂且将就住下。」

姜虞搅着碗里的饭：「和慧说有三间房。」

温怀璧敛眸喝茶：「没了。」

姜虞掀起眼皮子看了他一会儿，然后起身往门边走：「有，我去问他。」

温怀璧起身扯住她，不着痕迹挡在门前面：「赵鉴诡计多端，今夜恐生事端，你一个人住，我.....」

说着，他一抬眼，就见姜虞凑在他面前，正一言不发地眨巴着眼睛看他。

他话音突然顿住了。

姜虞见他不说话，开口道：「我一个人住怎么了？你不放心？」

温怀璧伸手把她的脸掰开，不和她对视：「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一间房，铺张浪费。」

姜虞眼皮子一跳，正要说话，就见他又慢条斯理地坐了回去。

她也「嗒嗒嗒」地走回去坐下了，就坐在他对面撑着脑袋看他。

他根本没抬眼看她，又倒了一杯壶里冷掉的茶闷头喝。

姜虞眼睛眯了眯，直接凑到他面前，撑着脑袋，若有所思地看他。

温怀璧喝完茶，一抬眼就看见她的脸怼在他面前，握着茶杯的手紧了紧。

他皱眉：「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」

姜虞突然笑咪咪道：「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不就是关心我嘛，说出来有那么难吗？」

温怀璧直接夹了一筷子素鸡怼进她嘴里：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」

姜虞被塞了一嘴吃食，嘴里鼓囊囊的说不出话，于是瞪了他一眼。

温怀璧像没看见她的目光一样，直接换衣服去沐浴了。

孤鸿寺的厢房不大，屋子里除了一张大床以外没别的地方能躺人，姜虞和温怀璧睡一间房，夜里睡的一张床，他们一人盖了一床被子，两个人一左一右躺得远远的。

姜虞起初还僵着身子、心脏扑通扑通跳，但没过一会儿困意就袭了上来，渐渐地她也放松了身子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温怀璧的手下来敲门，得了他的允诺后便推门进屋。

温怀璧刚起床，正在床边系腰带，姜虞还躺在床上横七竖八地睡着，身上的被子被她踢得老远。

见手下进来了，温怀璧直接伸手把被子往姜虞身上一盖，把人蒙得严严实实。

他冲着手下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压低声音：「说。」

手下道：「陛下，太后娘娘来了。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，眸色晦暗：「退下吧。」

手下恭恭敬敬又退下了。

等人走远了，温怀璧把姜虞身上的被子一掀：「起床了姜虞，客人来了。」

姜虞没睁眼，把被子又拽回来裹在身上，含含糊糊说梦话：「不接客，不接客，没个一百两我绝对不接客……」

温怀璧脸色发黑，扯开被子抓着她的肩摇了摇。

姜虞哼哼唧唧继续睡。

温怀璧看了她一会儿，突然凑到她耳侧小声道：「姜虞，你藏花瓶里的一百两银票被人偷了。」

姜虞猛地睁开眼，「嗖」地一下坐起身：「谁偷的？！」

话音方落，她就瞧见温怀璧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手里还抓着一床被子。

温怀璧慢条斯理地把被子一扔：「起来了就梳妆一下，有贵客在外面等着呢。」

姜虞揉了揉眼睛：「贵客？太后？」

温怀璧「嗯」了一声，扭头看屋外大亮的天光。

夏天白日里的光总是刺眼些，亮得人有时候睁不开眼，天上太阳也大，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，晒得花花草草都有些发蔫。

孤鸿寺背靠着大山，还算是凉爽些，但也还是热，太后在屋子里慢悠悠打扇子。

赵鉴观察着她的脸色，小心翼翼地把昨天的事情复述了一遍。

太后打扇子的手顿了顿，过了很久才道：「你的意思是，他有可能已经找到落秋藏的东西了，但故意做了一出开棺的戏，假装东西不在他手里？」

赵鉴犹豫道：「臣也只是推测，但棺中确实是空的。」

「那依赵大人之见，这东西，皇帝是拿到了，还是没拿到？」太后语气平缓，听不出喜怒。

「臣……」赵鉴深吸一口气，「臣不知。」

「咣——」

屋子里突然响起一阵尖锐的瓷片碎裂声。

太后伸手把桌上的茶盏全扫到地上：「这也不知，那也不知，哀家要你何用？！」

赵鉴「扑通」一下跪在她脚边：「娘娘，说不定他那句裴辛两袖清风是故意说给臣听的，想让臣觉得他欲盖弥彰，不想让臣继续找，特地来迷惑我们。」

太后阖目不语，胸口上下起伏。

赵鉴又道：「娘娘，我们千万不可自乱阵脚，当务之急是先把陛下留在孤鸿寺，其余的再从长计议。若他真拿到了东西，放他回宸阳城里，我们可就都完了。」

他眼珠子一转，又起身凑到太后耳边低声说了些话。

太后这才掀起眼皮子看他，不置可否：「罢了，叫个下人进来给哀家梳妆，哀家去见见他。」

赵鉴恭恭敬敬告退，然后把屋外站着的婢女叫了进来，他自己则站在门外等着。

孤鸿寺的厢房里并没有女子梳妆的器物，就只有一面铜镜。

姜虞昨天住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这里只有一面铜镜，特地吩咐温怀璧的手下去买了些胭脂水粉和小首饰过来。

她对着镜子把头发梳好，额前的头发梳起来后，露出了她额头上那枚小小的伤痕。

伤是昨日的新伤，上面结了层红红的痂。

她手微微一顿，目光在桌上扫来扫去，最后拿了串额饰戴上，遮住了那个伤口。

额饰是一串珍珠流苏，戴在脑门上丁零咣啷的，她左看右看，然后扭头凑到温怀璧面前：「好看吗？」

温怀璧伸手把她那串额饰往下扯：「太吵了，你戴这个做……」

说着，他看见她额头上的伤，话音顿住了。

这两日她也只在刚刚划伤额头的时候和他叫唤过，后来一路紧张，在寺院又换回了身体，她没再提额头上的伤，他差点都把额头的事情忘了。

额饰左右是固定在头发上的，他刚才一扯，姜虞就「嘶」了一声，整个人脑袋都被扯到他跟前去了。

她把他的手拍掉：「不好看就不好看，你扯我干吗？！」

说着，她把那串珍珠额饰取了下来，转身坐到妆台前面继续挑别的首饰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拿了一串铜花串的出来，朝着他晃了晃：「这个好看吗？」

温怀璧把她手上的额饰拿到一边，然后直接在她身后坐下来。

他从桌子上拿了支描花钿的笔，然后用笔尖蘸了点脂膏，伸手把她的下巴抬起来：「不必戴。」

姜虞一愣，刚想说话，就听见他道：「别动。」

她立刻不动了，耳朵发热，手指紧紧攥着衣裙，连呼吸都轻了。

温怀璧喉结动了动，他其实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，不敢随便下笔，于是先凌空在她额头上比画了两下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小心翼翼落笔，在她额上红彤彤的伤口边上画下一片小小的花瓣，然后一笔一笔勾勒，过了很久才画好。

画好后，姜虞迫不及待往镜子里看，就见额上好像生了一朵小巧的梅花，花瓣呈鲜艳的朱红色，花蕊是有些发黑的血痂，放在一起却很协调。

她唇角上扬，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嘴里却不饶人：「你画得这么娴熟，是不是以前早就拿你后宫三千佳丽练过手啊？」

温怀璧把手上的脂粉擦净：「这叫天赋。」

姜虞捧着脸：「莫非你上辈子是个女子，所以描花天赋异禀？」

温怀璧脸黑了：「你.....」

「我？我怎么样？」姜虞打断他，捧着脸笑咪咪看镜子，「我现在心花怒放，喜笑颜开，觉得自己当得大邳第一美人！」

温怀璧被她弄得无话可说，直接撂下笔，一甩袖子走了，唇角却忍不住上扬。

过了一会儿，姜虞收拾好出来了，跟着他一起到了一座宝殿里。

他们一进宝殿，就见太后正跪在前面的佛像前礼佛，赵鉴站在她身后，旁边还跟了几个小和尚和大臣。

小和尚双手合十：「有您的祈愿，陛下定能福寿安康。」

太后捻着佛珠回礼，一转头就看见温怀璧和姜虞站在后面。

她脸上浮现出担忧和后怕的神情，一手拉住温怀璧：「陛下可有伤着？」

温怀璧按住太后的手安抚，淡笑道：「劳母后关心，朕没事，倒是姜贵妃被歹人攻击，伤了身子骨。」

姜虞一愣，刚想开口说自己没事，然后目光突然扫过赵鉴和周围几个叫不出名字的朝臣。

她眼珠子一转，立马捂住额头，踉踉跄跄往温怀璧身上靠：「陛下，臣妾头好疼。」

温怀璧捏了捏她的手，托住她的身子正色道：「爱妃放心，朕一定替你做主，找出围场刺杀的主谋。」

他抬眼看太后，装模作样问道：「母后一路可查到什么线索？」

太后摇头，面色很是后悔：「哀家已经命赵大人彻查此事了，围场刺杀是禁军保卫不力，主谋现在下落不明，哀家总担心禁军里有人心怀不轨，此次会着重查禁军的人。」

她拍了拍温怀璧的手，又道：「在查出结果之前，回宸阳一路上的风险太大，姜贵妃又带着伤，路上难保不会出意外，不如就等到姜贵妃养好身体再回去？」

温怀璧语气里听不出情绪：「也好，全听母后安排。」

太后脸上堆着笑，点点头，又和他装模作样说了些体己话，过了正午才离开。

她走后，姜虞道：「这个老妖婆，明摆着就是拖着不想让我们回宸阳。」

温怀璧敲了敲她的头：「无碍，不急着走。」

姜虞想了想，问他：「难道你觉得落秋藏的东西就在孤鸿寺里，想留下来找？」

温怀璧轻笑：「嗯，脑子不笨，就是反应慢半拍。」

姜虞拔高声音：「什么叫反应慢半拍？我那是懒得想！」

温怀璧捏了捏她的手：「太后不可能只叫落秋一人去善后杀裴辛，赵鉴、王观海也知道孤鸿寺的事情，结合夹道上的刻字，

应该当年王观海是参与了善后的，那么多人都看着，落秋不把自己赖以活命的筹码埋在裴辛墓里也情有可原。」

他接着说：「而且昨天和慧说过，落秋给孤鸿寺捐了很多香火钱。」

姜虞掰着手指开始算账：「对哦，两座宝殿的钱，那得好几千好几万两了吧，当太后的婢女这么赚钱吗？」

她两根手指比了个「二」在温怀璧面前：「贵妃的年俸才两千两，我还不如去当太后的婢女！」

温怀璧把她的手指折回去，语气凉飕飕：「姜贵妃，贪得无厌可不是好习惯。」

姜虞小声嘟囔：「我贪得无厌？你自己小气还说我，以前你还答应给我当皇后呢，还不是抠抠搜搜给了个贵妃的位置，皇后和贵妃年俸差了两千两左右，你就是小气！」

温怀璧气笑了：「我小气？」

姜虞眼珠子转了转，笑嘻嘻冲他摊手：「那你补差价给我，两千两！」

温怀璧似笑非笑看了她半晌，最后一巴掌拍在她掌心：「欠着。」

姜虞舔舔唇，强买强卖：「说好了啊，欠我个皇后的位置！」

温怀璧：？

他刚要说话，姜虞就「嗒嗒嗒」地跑回屋子里去了，一点说话的机会不给他留。

他看着她的背影，摇头失笑，转头吩咐暗卫在各个宝殿里趁机搜一搜，看看有没有落秋藏的东西的线索。

这一搜，半个多月就过去了，连带着夏天也只剩了个小尾巴，可他们仍是一无所获，连东西的影子都没找到。

这日，赵鉴给温怀璧和太后呈了折子，说围猎刺杀的幕后主谋已经找到，是卢主事。

卢主事自围猎后就失踪了，太后下令要海捕卢主事。

他们回宫的意思明显，温怀璧也觉得再留在孤鸿寺也找不到别的东西，于是部署好了回宫随行的暗卫以防李家出手，又让姜虞装作好起来的样子，一行人就各怀心思地准备回宫。

回宫前夕，孤鸿寺住持准备了斋宴给他们送行。

姜虞席间还在装病，快快地指了道豆腐羹：「陛下，臣妾想吃那个。」

温怀璧给她喂了一勺。

她又指了一道烩山珍：「陛下，臣妾还想吃那个。」

温怀璧看了她一眼，还是给她舀了一勺喂进嘴里。

姜虞美滋滋，又指了指山药甜糕，笑嘻嘻：「陛下，臣妾还想吃这个。」

温怀璧拧了她一下，把山药甜糕塞她嘴里，在她耳边低语：「姜虞，适可而止，别太过分。」

姜虞扯了扯他的衣袖，拔高了声音：「陛下，臣妾现在每天都在做噩梦，一闭眼就会想起那支箭穿过臣妾额头的样子，现在想吃一碗土豆粉都不可以了吗？」然后又指了指自己额头上的花钿，「疼！」

温怀璧皮笑肉不笑，给她盛了一碗土豆粉，咬牙切齿道：「当然可以。」

姜虞心满意足靠回他怀里，捧着土豆粉嗦嗦嗦：「陛下真好。」

对面太后突然道：「姜贵妃看起来精神头倒是好多了，回宫哀家叫刘太医给你开方子再调养调养，争取早日痊愈。」

姜虞笑道：「多谢太后娘娘恩典。」

太后点点头，目光又挪到温怀璧身上：「哀家这几日顾及姜贵妃的身体，都不敢多加打扰陛下与姜贵妃休养，今日我们一家聚在一起吃饭，哀家倒想起来赵尚书说陛下是来给友人迁坟的。」她垂眸道，「不知这友人是何人，能叫陛下这样上心？」

「赵大人，」温怀璧看向赵鉴，「那日朕给你介绍过这位友人，不如你来给太后讲讲？」

赵鉴抹了把汗：「臣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已经有些不大记得了。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，笑道：「这友人是朕年少时偶然结识的，前几日托梦给朕，说与他合葬的一块令牌不见了，他睡不安稳，要寻那令牌。」

他知道太后在试探裴辛墓的事情，想知道他究竟有没有拿到落秋藏的东西。

不过既然太后要试探，那他就再抛个饵出来好了。

前几日李家下令通缉卢主事，他之前在王观海身上没摸到的令牌很可能就在卢主事身上，这令牌对李家应当至关重要，至于用途……他已有猜测。

太后听见令牌二字，手中碗筷发出「铛」的一声。

温怀璧看过去：「母后？」

太后用袖子擦了擦眼角：「哀家只是感慨，这孩子太可怜。他梦中可说过令牌的样貌？若是知道令牌样貌，也更方便寻找，或者再造一块与他合葬。」

赵鉴也点头：「是啊，陛下若是知道那令牌样式，不如再造一个一样的！」

「若是伪造一块，恐怕朕的友人会更加难眠。」温怀璧意味不明道，「还记得前几个月白鹿关闹贼寇，有些难民无家可归，朕拨款救济，底下私吞钱款又伪造了折子递给朕，说难民已得救济。」他目光落在赵鉴身上，「若不是朕派人彻查，恐怕那些难民也死不瞑目吧？」

赵鉴垂眸：「陛下说得是。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扳指，话中有话：「朕记得那些贼寇手里有朝廷军械，是赵大人负责彻查的，赵大人如今可查明了？」

赵鉴告罪道：「臣定当早日查明真相。」

「罢了罢了，怎么又聊起政务了？」太后插话打圆场，「哀家觉得这寺中的野菌羹甚是美味，大家都尝尝。」

她摆了摆手，示意寺中的和尚把羹汤端上来。

负责端汤的和尚似乎从来没见过这般阵仗，给大家分发羹汤的时候一直哆哆嗦嗦的，到后来直接一个踉跄，不小心把滚烫的野菌羹洒在了姜虞身上。

「嘶——」姜虞被烫得倒吸一口凉气，整个人险些下意识蹦起来。

温怀璧皱眉，把她的胳膊抓起来看：「烫伤了？」

姜虞摇摇头，拿帕子擦身上的羹汤。

一边的和尚吓得脸色煞白，支支吾吾开口道：「娘娘，寺中有厢房可更衣，就在这附近，可要贫僧带您去？」

他们吃饭是在孤鸿寺前院的宴厅，睡觉的厢房离这里很远，走过去大概要半个时辰，等走过去衣服都干了。

姜虞听见离得近，身上衣服又湿又烫弄得她也难受，于是她点点头道：「好，那你带我去。」

温怀璧道：「快去快回。」

姜虞点点头，然后跟着和尚走了。

他们出去以后，太后不经意地往门口看了一眼，然后很快回过神来，祥和地笑着与在座的人侃侃而谈。

现在天已经黑透了，四周黑灯瞎火的。

姜虞不认识路，她跟在和尚身后走了一会儿，心里陡然生出些不安的情绪——

这里怎么这么安静？

简直安静到吓人……

夜里的风把她衣服上的羹汤吹凉，湿乎乎的衣服贴在她身上，她不由自主打了个哆嗦，然后将脚步放缓了些。

「嗒……嗒……嗒……」

「嗒.....嗒.....嗒.....」

脚步声在寂静的夜里回响，摩擦着她的神经。

她越往前走，心里越虚，准备悄悄转过身原路返回，还没动呢，前面带路的和尚就突然停了下来。

他打开面前的一扇门，躬身道：「娘娘，请。」

姜虞没往前走，她抬眼看那间屋子，就见屋子里有一尊大大的佛像。

那佛分明慈眉善目笑着，笼罩在夜色中却显得分外诡异。

真的哪里不太对.....

这里实在是太安静了，好像空荡荡的没有活物，她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。

等等，脚步声？

为什么.....她听不见这和尚的脚步声？

只有比较厉害的习武之人才能隐匿自己的脚步声和气息，一个寺院里的和尚也会有那么厉害的武功吗？

她死死咬住下嘴唇，脚上的步子往后退了一点，与那和尚拉开距离：「这是个宝殿吧，本宫怎么能在佛祖面前更衣？」

和尚面无表情的脸上突然挂了丝诡异的笑。

他盯着姜虞，一双眼睛在夜里发亮，声音僵硬，没有起伏：
「宝殿里有一间厢房，施主随我进来一看便知。」

姜虞眯眼看他，见他迟迟没有动作，于是倒数三声，转身撒丫子就跑！

她跑出去两步，肩膀却突然被人捏住了。

「啊——」

空旷安静的宝殿前突然响起一声惊叫，但很快，那声音突然停了，好像是发出声音的人被堵住了嘴。

孤鸿寺中最偏僻的宝殿前发出一阵响动，随即「吱呀」一声，门关了。

一颗佛珠「咕噜噜」地滚落在了门口，隐匿在浓浓夜色中。

而远处灯火通明的宴厅里，温怀璧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一样，皱着眉头往外看了一眼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